英宗朝 下

輯要

二十從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

英宗大王中

丙午冬行 景廟祔廟禮 上還御仁政殿受賀 教曰一初之政不可無交儆之道以三條頒布一戒朋黨一戒奢侈一戒崇飲○己酉司諫朴弼琦疏言報恩獅子庵奉安 元宗神位稱以願堂不敢甚焉請令道臣親查撤去 從之○領議政洪致中奏親盡當祧之日始定 世室例也不待親盡尊爲 世室亦古今通行之禮也我朝 孝廟世室已有已行之典 肅廟神功聖德一國臣庶皆願尊崇今於 世室豈容他議時原任大臣繼請 命即擧行告廟頒教○庚

戌六月 敬純大妃魚氏昇遐禮官議服制帝王以繼序為
重甲辰既有已行之典 命依議施行○辛亥八月還坡州
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長陵多蛇虺者 上命大臣審
視果然 上遂決還厝近百年 仙寢移奉禮重役巨 上
欲親詣不卜日廷臣有言是日犯忌 上曰東史識女主物
忌卿等乃以是尊予此婦寺忠也遂下銀子二千一百五十
兩分給畿營及交河官以為力役之費 上詣舊陵留五日
大小儀節親檢詣 新陵亦如之初舊陵松栢皆 孝廟手
植 上取其子手播於 新陵○壬子冬至使洛昌君樘副
趙尚絅書狀李日躋還自燕京進明史之朝鮮列傳謄本先

是大明會典等書載我國宗系及開國事奭宗 宣祖朝遣
使卞正猶未盡於瑣史 皇朝十六朝紀載 仁祖登極事
多誣衊 肅宗丙辰遣使卞之及聞清國命修明史本紀丙
午命西平君橈奏請釐正回咨云書成當須至是始得準
許須賜乃 命告廟頒赦至己未陳奏使金在魯副金始㷩
書狀李亮臣回自燕京始頒全秩告二廟頒赦及至癸巳大
諫朴弼喆疏言明紀輯畧有 太祖宗系依前誣錄 仁祖
反正事有謬辱語請申卞 上大驚遍搜京外書籍士人李
義天及鄭枋侄得𤇫家有其册命誅兩人即遣金尚喆尹東
暹陳卞盖明紀輯畧即康熙丙子間朱璘所編而璘之蓄玄

孫號青巖者也其編有清國府諱故乾隆巳為毀板云○甲
寅竪碑於　莊陵從監司尹陽來之言也丙寅　命復金宗
瑞皇甫仁鄭苯官初宗瑞仁之後孫請伸雪　上難之及覽
光廟訓辭予當屯汝當泰之教歎曰噫指宗瑞等事也况
若耳提而面命也遂復三人官丁卯竪露梁六臣墓碑又
命復安平大君瑢官用金宗瑞等例也　戊寅親製祭文遣
大臣祭　莊陵　命修六臣彰節書院皆贈正卿賜謚贈叅
議嚴興道贈亞卿一體致祭　命銓曹錄用六臣及嚴興道
後孫金宗瑞皇甫仁鄭苯并賜謚以　端宗復位之回甲也
乙酉贖故相臣金宗瑞舊第還其後孫用贖還魏徵第故事

也戊子 命錄用故相鄭莱後孫初雖 命復官未知後孫
為誰未擧貤典會大興鄭姓人訟山官掘驗其墓得誌石二
片即鄭光露之墓光露以莱子預知時事佯狂匿跡及沒其
子具事實埋誌石遺戒秘諱來歷至是始得其詳果莱之後
孫也 上曰異哉有是命◯乙卯立碑于淨業院〻在興仁
門外燕尾洞 端宗王后宋氏舊基也 上親書淨業院舊
基五字碑之又書東望峯三字 命鐫院之對峯石上即后
之登望寧越之處也◯己未慶基殿忠義李聖昌等疏言全
州如豊沛建殿宇奉 太祖影幀壬辰奉影幀達于龍灣亂
定還奉之請立碑以記之 上許之◯幼學金台南疏言

中宗廢妃愼氏之寃非 中廟本意金淨朴祥請復位號
肅廟朝申奎又疏請則別廟修祀不舉復位之典請夬舉徽
章云云是年春 上因事起感 命中官守直愼氏祠宇未
幾台南之疏至 上曰君心趨向不可不愼今台南疏必因
中官守祠而為此疏乃令卿宰詢問皆請復 上教曰俄告
慈殿則 教以先朝嘗欲復因大臣議參差不得行末
年有嗟惜之 教可以仰揣 聖意也乃 命亟舉縟儀改
造新主謚號端敬徽號恭昭順烈陵號溫陵埋舊主於陵所
祔 廟親祭 互見 中宗朝 ○庚申加上 孝宗謚明義正
德是年宗臣大臣以 上功德疏請尊號至行純德英謨毅

烈大王大妃殿顯翼 中宮殿惠敬陳賀須赦○甲子竪
神道碑于齊陵舊碑燬於壬辰亂至是因宗臣疏請用權近
所撰文刻石奉朝賀李宜顯追記其下竪之○丁卯 上語
筵臣曰東朝檢集祥殿舊藏得一玉帶賜予即 宣廟所御
也 肅廟乙亥御此帶朝參今忽得之異哉明日遂御古玉
帶焚香于 璿源殿○先是乙巳永興儒鄭弘濟等疏言本
府黑石里即 桓祖舊邸 太祖誕降之地而尚無封築之
典 上命立碑建閣矣至乙亥永興儒趙東彬不知 璿源
殿是 太祖誕降舊址而引輿覽府東黑石里 太祖誕降
之文上書請立碑 上曰毋論錯認與否既是黑石里則以

是年竪碑無傷也遂御書 太祖大王誕降舊里八字 命
立碑除東郴參奉又御書 太祖大王在上王時舊闕遺址
立碑于楊州豊壤盖 光陵幸行晝停而興感也詳見太祖記
○乙亥追上 仁嬪金氏謚敬惠奉 祠版于 元宗舊邸松
峴本宮號儲慶宮墓曰順康園○丁丑改修 仁宗謚冊凡
謚冊藏于當室而 仁宗謚冊失不傳至是將埋 貞聖王
后虞主于廟庭掘地得玉札一片即 仁宗謚冊也 上異
之親寫全文鐫于玉合成完篇藏于 仁宗室○戊寅立碑
于 仁烈王后誕降基、在原州 聖后誕降在邑誌 上
聞之 命竪碑○辛卯建肇慶廟於全州初七道儒李得復

等䟽請建國朝 始祖司空廟 上議大臣議不一問廷臣
皆莫能對 上曰禮緣人情高句麗新羅亦皆有始祖廟禮
有義起者也 命建廟於慶基殿之北 命世孫題祠版稱
先公奉于資政殿具冢冕展拜 命大臣宗伯奉之廟安之
祭禮與廟官依慶基殿例
○丙午 上問儒臣曰麗祖名當諱否對曰雖三代聖君皆
不諱名 上曰麗祖異於前代帝王我朝四王皆仕于麗祖
當諱名矣曰幷諱諸王名乎 上曰只諱麗祖名可也仍
命講筵諱顔曾思孟四聖及宋朝六賢之名○丁未 命銓
曹錄用王氏子孫仍教麗朝諸陵守護禁伐○庚戌 命擇

鮮于氏中俊秀者使奉崇仁殿祀修箕子墓遣官致祭又致
祭崇義殿○辛酉 上謂筵臣曰北道五國城有皇帝塚云
然否對曰有故老相傳之言 上曰其時欲借道於高麗則
五國城之在北道者無疑旣云皇帝塚令道臣禁樵牧○戊
辰新羅敬順王陵依麗王諸陵例置守塚五人○癸未 命
修檀君箕子新羅百濟高麗始祖之陵○乙酉 命設櫝於
三聖廟致祭先是 成宗朝建三聖廟於九月山位版以土
造成年久毁傷禮判沈鏞以奏 上召副學徐命膺問三聖
故蹟對曰三聖即桓因桓雄檀君也九月山即阿達山也且
言高句麗東明王開國在於乙酉 上遂遣禮官以木為櫝

於三聖位版致祭并祭東明王廟○先是 肅廟命建崇節
祠於太學傍祀晉太學生董養唐太學生何蕃宋太學生陳
東歐陽澈歲歉未克至是乙巳祠成賜額曰四賢祠又書下
流芳我東四字 命揭之○丙午左相洪致中奏曰故臣貞
愍公安瑭己卯名賢其子孫始得墓山於廣州令本道助給
造墓之物 上可之○丁未旌太學典僕鄭信國朴潛美閭
先是丙子亂起諸生皆四散獨信國等哭入 聖廟先奉東
西廡位版及祭器埋于明倫堂後二人負五聖十哲位版進
士羅以俊具巾服陪入南漢 仁祖嘉賞 列祖褒奬至是
旌閭○壬子 命銓曹收用前朝忠臣金澍後孫○甲寅

命儒生孔宗洙居齋泮宮月給其廪宗洙以大聖裔其先當
麗末持譜牒来我國故有是 命後至丁巳 命銓曹調用
孔氏筵臣言先聖五十三世孫紹仕元為翰林學士當麗末
魯國長公主来嫁恭愍王紹陪而来因家東土孔氏始此故
有是 命○教曰予覧故参議安邦俊所撰抗義新編文烈
公趙憲與七百義士殉節田横五百義士徃史義之七百之
多不可與田横同日語矣遣儒臣致祭于殉節之墟七百義
塚同為致祭又命刊重峯朝天録及日記重峯子孫録用復
命忠烈公高敬命與趙憲同享一祠一體賜祭○庚申又
命修東萊戰亡將士塚立碑旌之丙寅慶右兵使進古印一

顒得之水濱乃壬辰兵使崔慶會抱之投水若也篆有萬曆
字 上覽之感歎致祭彰烈祠錄用慶會子孫為匣於印
御製銘刻其上曰追憶往事百有餘年幸得南江印篆宛然
真石義烈像想据先命留梱營以樹忠焉 命本營藏之○
丙申 命錄用戊申死節人南延年李述源子孫○丁巳慶
監閔應洙疏言故參判曹倖之冤死故左尹郭再祐之忠勳
故郡守趙宗道之死義請并賜謚 從之○命忠監建鄭忠
信廟錄其後○戊午安東儒生私毀文正公金尚憲祠 上
曰文正公精忠大節炳烺後世敢毀其祠亂民也刑推定配
○慶監李箕鎮奏高麗忠臣吉再亟賜謚致祭 上曰賜田

種竹罔僕之志確乎不可拔迺若有知豈以賜謚有光耶延
臣言鄭夢周朴尚衷我朝賜謚也　上可之○庚申　上將
謁齊厚兩陵駕次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轎渡臨津
望見先正臣李珥花石亭　敎曰俄見牛溪墓今見先正舊
亭如接德容遣史官致祭至松都直詣楸宮　太祖舊宮也
摩挲　肅廟御製碑仍御滿月臺試士路過不朝峴顧侍臣
問命名之義對以　太宗設科前朝大族五十餘家不肯赴
故名也　上遂親書不朝峴三字碑于其墟又致祭于麗太
祖陵歷臨成均館謁聖又詣穆清殿奉審　太祖潛邸歷臨
善竹橋　命止金鼓以示敬賢之意親書道德精忠亘萬古

泰山高節圃隱公十四字碑之又 命大提學吳瑗記其陰
路過四孝子碑 命問金業等子孫有無訪給食物○乙丑
教曰聞杜門洞子孫皆為商賈云另加收拾辛未 命祭
杜門洞七十二忠從留守徐宗伋之請也○辛酉李著以冬
至使軍官入京得寧遠伯李成樑畫像而来 上命奉安于
都督祠寧遠伯隴西人漢李廣之後公之子總兵如梅戰歿
於虜其子逃来我國生子東培々々之曾孫著武科入仕○
庚午以宋信國公文天祥配享永柔臥龍祠先是謝恩使趙
顯命得信國公遺像於燕中歸獻 上曰文丞相義烈令人
起敬曾聞六鎮有皇帝塚云今以文陸二人建祠配享問議

大臣以為不便　上曰臥龍祠　宣廟興感　命建武穆追
配亦曠感之　聖意也臥龍欲復漢室武穆欲迎二帝信國
欲存宋祚三忠一也其以信國配于臥龍賜額三忠祠致祭
○先是乙巳賛成金鎔袖劄陳七事一講明聖學二輔導東
宮三昭揭大義四叙正彝倫五繼述先志六培養人才七接
下以誠　上優諭握手勉留及退使兩黃門扶腋以出○吏叅李
緯以屏田野至是來赴國祥將歸　上召見勉留之緯仍請
敬天謹獨清心寡欲居喪盡禮早教　東宮罷彰義宮析産
以示無私之德　上嘉納之○教曰李秉泰顯擢予病痛勉
戒切至不孤名還之意　特賜席文一領○領府事閔鎮遠

言昨見政目有後宮封爵且有聞娠云本支之慶誠幸然可
憂有大於可喜　聖候疝証積氣皆重症如忽在色之戒其
爲損傷如何外間傳說亦多承寵者深軫慎疾之道清心寡
慾焉　上曰君臣猶父子卿既無隱予亦何隱内間事卒多
虛傳然可不為戒乎○丁未別諭召經筵官韓元震〻〻承
命既造朝○上値静攝未即見元震投疏徑歸　上特遣兵
郎趣召曰予讀史至穆公之去常慨然豈復見於今日乎此
予誠淺也元震乃承命入對辭以學淺遂告歸疏陳正心誠
意任賢安民之道　上優批○筵臣言經筵官李東之卒宜
贈官寵之　上曰予於山林之人不欲以爵祿縻之盖非其

顧而強之反卒禮待之道也可遣官致祭給喪葬需○扶餘
縣監蔡之洪辭陛　上慰諭曰經筵官爲養親赴任必須將
父入京出入經筵也之洪以蔘學辭仍陳正心誠意之說
上嘉納○文學趙顯命撰進祖鑑於　東宮　上親製序文
刊印弁卷○戊申　上與東宮展拜毓祥宮玉堂劉言晳御
之屬立史之賤爲謁見來侍行殿云賤隷不可近肅敬之地
顧即麾斥　批曰隨事陳戒予庸嘉之○己酉司諫李世璡
疏論執義朴弼周掌令梁得中累月不奔　孝章喪　上以
辱山林侮儒者削黜世璡○召對宗簿正梁得中言近來虛
僞成風河間王德漢之賢公族其言云宲事求是真格言也

上命承旨書四字以入後特進官趙顯命以士大夫名檢

大懷皆由 上受言之量不足也 上曰今聞藥石之言非

卿誰爲予言曰若梁得中案事亦是四字揭壁卿視之〇庚

戌經筵官尹東源陳疏告歸 上召見之東源以明倫紀致

中和之道勉戒 上優奬之〇壬子判府事閔鎭遠自鄕入

城 上召見之鎭遠奏先正臣宋時烈告 顯廟曰古者宮

中法嚴每日列書正宮後宮受点當夕盛服以待 中廟每

点於内殿〻〻常曰年少後宮多何以每点耉身也盛服難

堪願勿如是先正臣宋浚吉以爲 中廟無漁色之心 内

殿有逮下之德所以子孫衆多誠後王之所當法也臣非欲

殿下卽遵淑媛盡永嗣之道當先廣博　上曰積善誠小
民誠爲祈永之本也○乙卯命弘文館書王禹偁待漏院記
揭于賓廳及備局使之觀省○持平李錫杓疏極言衰闕時
弊批曰年少新進有懷無隱深嘉愛君之誠至於首揆事
許揚大臣果安台心乎仍敦諭領相金興慶又教曰文彦
博賢相唐介直臣而特拜英州別駕以黃門護送敬大臣勸
直臣也李錫杓除授咸悅縣監特令乘馹以示重國體奬直
臣之意○辛酉擢金鎭商大司憲鎭商退居鄕里　上曰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有是命○命革銓郎通淸及翰林
薦法　上以朝廷朋黨皆起於爭淸選故也宋寅明趙顯命

元景夏等力贊之倣宋館職例召試付職○庚午 上以正
風俗當先崇賢乃致祭于故贊成鄭齊斗朴弼周故贊善金
榦擢前執義閔遇洙朴弼溥通政○丙子以宋文正公時烈
宋文正公浚吉從祀文廟從太學疏也甲申 教曰予於文
純公朴世采有曠世之感今該曹特舉文純公朴世采從祀
文廟之典○庚寅 教曰金昌翕固窮讀書志在山林李東
泰廉潔剛直飢餓而終并致祭以示表奬○甲申 命給故
縣監李顯弼職牒先是顯弼應舉對策欲沽直取科語多爽寔臺臣
論劾其科至是 上設人日製策士無一人及第關者 上
教曰策無動直之言一自李顯弼始意雖不美處分過中士

亂由此沮抑李顯弼特為給牒以示予自強之意○命復洪忠道民朴聖昌戶聖昌刺殺父讐諸官請命監司李宗白以聞刑曹覆奏曰聖昌即周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稚逢變竄伏流離纔及長成快復九年之讐其孝可尚正合律條不告官擅殺杖六十之文其母目盲力弱不能拒凶悍之男勢所固然其子復讐之言樂聞助成之設有處義之未盡亦合嚴疾者罪不至死之文 上判曰聖昌以九歲稚兒能記父讐尋母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自首諸官視死如歸無愧於古之王命世特為除杖放送其母亦令護歸○庚申旌金英俊閭英俊郭山人四世同居其子益弼以守門將在 京上

名問以何道同居蓋緇對曰臣祖父今子孫同衣同食 上
歎曰士大夫分門割户獨無愧乎 命道臣特書四世同居
褒奬敦睦八字旌其閭除英俊僉樞
○先是乙巳有異草生於苑中其莖九穗其色青紫掌苑者
獻之曰靈芝也 上曰以此爲瑞則四方之獻瑞必將紛紜遂
却之己巳忠監李日躋進瑞麥却之
○先是乙巳 命議蠲減之政領相李光佐啓惠民署爲都
民醫藥而設典醫監爲朝臣醫藥而設設置之意甚盛而朝
臣不得服典醫一貼藥況都民乎人參唐材之價自惠廳劃
給使久任掌之所謂久任即提調私人使得沾溉者也豈可

百姓辛苦之物浪費如此乎此可罷也 上曰惠民典醫名
則美矣孔子曰我愛其禮其勿罷○丁未 命革市民玉田
沙貿納之弊先是公用銀器以玉田沙磨治數斗之價幾七
八百金至是永罷之○臘月生兎進上○乙酉景福宮衛
將得一石函於舊闕傍即封胎函刻曰壬子乙巳五月 日寅
時生 上教曰藏胎之弊予知熟矣此中葉後事也自今藏
胎御苑埋之為定式
○丁未 教曰嗣服初禁閭家奢入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
者亦非民乎勒葬誘葬偷葬之類另加痛禁○先是乙巳
命除壓膝刑 教曰我朝 世宗。除笞背盛德事也況無於

律之律乎壓膝其永除之○至壬午 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至癸丑又除烙刑至戊午令秋曹更鑄杖穴須八適毋敢違越又勑士夫家私刑甲子 命革全家徙邊之律庚寅永除捕廳亂杖刑○庚戌 命公私賤男女并從母役以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為始 教曰頃者金尚翼以為不去從父之法則將無良從之人云故予非不知有弊而特許從母之法日後如有弊變更可也○甲午革罷婢貢法○先是丙午平監啓定配罪人睦天任喪其親欲歸葬禁府防啓 上曰王者治天下無他也孝也載法典之歸葬如是防塞不已甚乎其令歸葬至丙辰大臣言編配遣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

無其文 上曰王者以孝爲治如之何其不歸葬其許之○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爲令初前叅判李春躋冠其子使庶弟夏躋掌具盛饌遍邀公卿與宴者多中毒歸死不死亦病群怨擊鼓請治夏躋送捕廳夏躋竟死 上教曰士可殺不可辱自今名爲儒者勿施治盜刑爲定式○丙寅禁燕貿紋緞 教曰褻衣華奧翟衣命婦章服軍門旗幟之外一切禁之○乙亥下綸音戒酒 太廟亦用玄酒大諫南泰會啓南兵使尹九淵把酒禁拿来南門外梟示初九淵推數有終于三南之語至是以南兵使因南啓死南門外其語驗云○又禁婦女髢髮尋又還弛○舊有盲人巫女祈雨移御時盲

入誦經 命禁之至丁卯 命并禁巫覡淫祀○戊寅夏海
西有妖女自稱生佛鄉民尊信妖女使撤神祠郡民汲汲毀
之兩西諸巫棄灵刀拋神鈴聽令於妖女 上聞之曰神祠
民所酷信巫女予所難禁而妖女一言道内風靡其非尋常
妖女即古之徵貳徵則近世之龍女夫人也遣御史李敬玉
捧結葉島示傳首一道○戊申嶺南御史李宗城還奏曰東
萊絶影島為新生翁主房折受之地其島切近於倭館非所
以示外國也 命内需司罷之
○辛亥六月大旱 命停本殿酒房冬以經理廳錢一萬緡
江都米七千斛南漢米三千斛劃給畿營補賑貲高陽張姓

民食北漢糴爲縣督自縊死 命施恤典勅諸道勿催糴以
閑西錢布移給嶺南海西詳定米一萬石移給畿內賑廳米
迹歲初蔘賣諸臣有請減百官祿俸者 上曰徵官斗祿乃
妻子所懸望此亦一賑也賑恤廳堂上金在魯奏方當大歉
雖 祭享之用可以減殺也 上曰尚可罷〻之 仁廟朝
命去彩花亦此意也○壬子賑五道有司欲爲粥以賑京
民 上曰與之乾餱俾與妻子共之○教曰每日減御供米
以給賑廳內下醬十甕補賑又 命畿湖兩南甲胄價米分
給該道除防米二千石亦給該道補賑又 教曰京畿詳定
米四千石白給湖西大同米二千亦白給湖南常賑租五千

石嶺南常賑租七千石亦白給于尤甚邑身布身貢亦減半
糴耗盡為許給監賑御史湖南李宜德湖西金尚翼嶺南李
宗白差送以沈聖希為濟州督運監賑御史湖南大同米二
千石儲置米三千石船運賑之○丁巳三南六鎮饑 命尤
甚邑軍布米全減內奴貢米三千石劃給補賑又以嶺南儲
置米三千石船運遣御史監賑○癸亥給四千斛于畿營賑
七邑給嶺南米穀二萬斛于咸鏡道飢民○甲子濟州飢以
羅里鋪穀五千斛船運賑之○丁丑設兩賑廳賑飢民二萬
餘口○癸未春湖南道臣啓飢民四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口
死者四百五十餘人 上減膳令備局申飭拯典舉行○庚

寅　命蠲八道兩都舊逋四萬石貢人遺在米二千石
○壬子修渾天儀先是　世宗朝刱制建欽敬閣壬辰為灰
燼　宣廟回鑾首　命李恒福講舊制建閣於昌德宮　顯
宗朝宋浚吉請復欽敬制　命李敏哲為儀象　肅宗朝
命敏哲重修建齊政閣于興政堂之南　上以歲久差訛
命安重泰等重修建揆政閣于慶熙宮興政堂之東○壬戌
時樂器散佚失序設樂器都監以鄕善李延德頗解音律為
郎廳監造會社稷樂器庫及臨邊司井中得石磬二十一枚
凡刻癸丑者十五即　世宗朝朴堧所造也　上以　世宗
得古鍾磬二墉於池中始作雅樂今又得石磬事不偶然於

是送賫咨官於燕中購得造笙簧法勸懲樂生俾有實效○戊
寅 教曰興仁門內光化門外皆有一鍾〻面刻 光廟與
內殿徽號且有 御製其各設一間屋貯之○甲子東西
兩小門舊無譙樓 命建西小門樓扁曰昭義建東小門樓
扁曰惠化○辛酉襄陽文官崔達泰以青玉圭送右相趙顯
命曰壬辰亂江陵留陣地得此圭也顯命白之 命尚方依
古制以青玉造諸侯及世子圭盖倣永樂欽賜制也
○乙卯江監趙最壽啓欝陵島每一二年一搜討今年歉荒
請停搜討 上以問廷臣對曰往在丁丑倭人來請此島故
朝家特送張漢相審形盖地廣土沃有人居舊址又有于山

島亦廣濶故朝家遂定三年一捜之法至今遵行矣 上遂
命捜討○庚申 命統營及諸水營造海鶻船全羅水使田
雲祥考武經書刱造啓聞 上遂命推行於諸水營
○己未如親耕籍田如儀 命耒耜牛衣藏于太常耕牛養
於太僕浚其園禮畢 上御觀耕臺諭諸臣曰唐玄宗亦行
親耕終致天寶之亂予心安保其終始不怠耶望卿等於民
事常如操耒耜時也○丁卯始觀刈于東籍田用 皇明故
事也○癸酉親耕籍田甲申又行親耕禮○丁亥 上率王
世孫耕籍田初 上因周禮 命禮曹撰獻種儀前一日
王妃獻種如儀 上與世孫詣東籍 上五推 世孫七推

大臣以下九推越三日 上與世孫幸南郊省耕臺 命世
孫躬進田畔問農作之節三月 王妃始行親蠶禮一依
皇朝故事前一日 王妃詣景禮宮享先蠶仍行採桑禮如
儀夏四月 王妃行受繭禮頒繭于政府以下八道〻臣皆
進箋謝○己丑夏五月 上幸觀耕臺觀刈麥遂行受麥禮
薦于眞殿 王妃行藏種禮
○壬戌春 上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
小人之私意 命刻碑竪泮水橋上夏 上視學初 命該
曹選講書官至是 上酌獻先聖御明倫堂召講書官及諸
儒生以次進講又 命定館學儒生製講節目先是居齋儒

常以二百為率間以經費不足減為七十五人至是增為百人輪回居齋準五十点許赴泮試○先是壬子七夕製泮儒徐海朝與李復齡誤換券海朝居魁實復齡作也兩人相讓
上喜遂命除兩人職○癸亥行大射禮于泮宮遵 成廟故事也 上酌獻先聖臨明倫堂試士仍御下輦臺侍射官三十人耦射獲者賞表裡不獲者罰觶 命建閣于享官廳東藏弓矢令文衡記其事○甲申又行大射禮于建明門○丙寅命進士以幞頭襴衫放榜遂為定式先是 上欲復 中朝制未得其式廷臣言故吏叅金功當 神宗時朝天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太學行義一部功歸以巾衫藏之安東學舍

行義亦有御寶眞跡令兵郞權萬云 上曰萬忠宣公權撥
後耶稜閑嶺南使二臣之後領来也至是萬與玏之孫弘運
領至遂得其式〇罷生進壯元物色之規先是拆榜時窺覘
封彌擇地閥擢壯元生三進六俗稱早死故必擇賤士充之
至是一二所謂關爭甲乙日晏不拆榜 上聞其故 命試
官特試劵入侍遂以御筆擢生員第三人許增爲壯元乃松
都人也乃 敎曰自今小科榜一依大科榜〇丙子視學如
儀是秋設耆老科試儒武年六十以上唱名如例以 東朝
七旬慶也〇甲午 上御勤政殿舊基設行登俊試遵國初
故事也

○甲子九月 上遵 太祖肅宗故事入耆社詣昌德宮謁
璿源殿遂幸耆老所拜靈壽閣親書耆帖禮官進几杖仍詣
毓祥廟用漢豐沛故事召見本洞父老給米布明日引見
耆老諸臣宣醞賜詩仍下銀瓶一具曰此 聖考己亥故事
也親製 御帖自序文十月進宴于 大王大妃殿 上親
爲詞侑觴曰瞻彼寶閣兮受几杖來奉歡長樂兮禮筵大開
頌祝岡陵兮獻萬壽極語諸臣曰親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
受几杖陳于東朝座右歌此詞以代斑戲也越三日宴群臣
于崇政殿用鹿鳴鼓歌示我周行及養老乞言之義宴罷
命進宴堂上領御膳鄉黨樂前導耆老諸臣至靈壽閣達夜

歡飮○丙寅上 大王大妃尊號康聖須敎依 先朝舊例
朝臣四品以上年七十士庶年八十者加資○丙子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隆化 上尊號曰體天建極聖功神化 王
妃尊號康宣告 廟須敎朝臣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
上加資
○甲子是年小學訓義成 上曰小學是予平生尊信之書
召儒臣親自叅訂刊行○續五禮儀成○續大典成○丙寅
御製自省編成內編以心神爲主外編以監戒爲主 命
刊行○己巳 命刊明太史焦竑養正畵解先是 肅宗作
贊至是 命刊行○癸未御製警世問答成 命芸閣刊進

○上親製柳戒箴儆衛武自警之義○乙酉御製小學指南
成頒賜諸臣○庚寅文獻備考成　上命設廳儆馬端臨文
獻通考名曰東國文獻備考凡一百卷
○庚午行均役法先是　景廟代理初右相李健命劄進冊
子軍布捧二疋者減一疋而其代以田結雜役充給雜役則
移徵於烟戶事旋因持平柳復明啓還寢蓋我國貢賦外無
他財故當收布其來已久各衙門稱以良軍收布二疋遂作
經費於是乎有白骨徵布黃口簽丁之弊　肅廟令廟堂變
通領相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為第一至　景廟代理時
李相劄還寢之後仍爲因循　上鋭意釐革是年忠伯洪啓

禧請行結布作冊子以進戶判朴文秀請行戶錢 上臨弘化門詢士庶曰自古說良役救弊者戶布也結布也游布也口錢也今救弊之策其各面陳士庶言戶錢便者多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 上命磨鍊戶錢則大戶收二三兩小戶收六七十文猶不足矣 上特寢之 命備局六曹諸臣良役永減一匹仍計所減之數講究給代策設廳名均役領相趙顯命左相金若魯右相鄭羽良句管以申晩金尚魯洪啓禧趙榮國金尚星差堂上郎廳韓光肇金致仁差下後領相免以金在魯代之趙顯命進均役冊子請變通兩軍門減鎭堡罷營將行會錄法諸議難之洪啓禧疏請六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以立

朝野輯要

英宗朝 下

○己卯冊元孫爲王世孫先是壬申九月 元孫誕降至是冊封辛巳行入學禮又行冠禮

○甲申命以 王世孫爲 孝章世子嗣以承宗統告廟先是 孝章世子以 肅宗己亥誕降當宁乙巳封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薨莊獻世子以乙卯誕降丙辰封世子己巳遵丁酉故事代理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薨賜謚思悼 寶鑑曰 上詣昌德宮謁璿源殿御齋殿 王世孫侍焉 命時原大臣二品以上三司進前 教曰予爲宗

國已奏真殿矣仍以所奏文示諸臣其略曰臣有二世子孝章爲兄使冲子嗣孝章順承長統茲事令不端本後有邪辭怪説亂我邦家者於爲世臣之道何敢茲事雖宋范鎮之忠其言誠難辛丑建儲代理已有國朝故事而亦駭於無臣節之科況此事乎雖於他日有所請若曰有二世子皆早世故隨長以繼云爾則其可有辭今不爲此若有意外事於宗國何於小子何此非詢問於下者故與東宮行禮特召大臣以下三司宣諭此意先就譜略以孝章與冲子連書嗣字自此宗統無中絶之歎亦使冲子於思悼廟盡所生之道於冲子可無憾而杜後弊保世臣亦兩得奏及於此涕沾衫矣諸臣

齊聲曰國之重事斷自 宸衷在下何敢容議 上仍謂
世孫曰日後諸臣或以此為言者是乎非乎對曰非也 上
曰君子乎小人乎對曰小人也 上顧史官曰詳記之遂以
所奏文藏于史閣且為頒教明日率 世孫詣毓祥宮歷臨
彰義宮仍 命書譜牒曰某年月日以 王世孫特 命嗣
孝章世子既還宮親為文諭 世孫畧曰日後若有邪說
闖起非徒亂我宗統予何顏敢拜 列祖此後如有更提此
事者此無父無君之逆臣也將予此意置諸重律非導汝以
殺也即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也仍令史官書諸青史須
布朝紙

○乙酉大臣禮堂以　聖壽望八請設宴　上不許　王世孫手疏以進　上手書答曰一隅青丘祖依於孫〻依於祖今覽爾章豈忍邁〻而予意則一則慕先一則為冲子今渚卅章可代百酌豈不逾於稱觴乎　世孫以不得伸禮慶膳凡四時　上勉從之遂以上元日受賀○冬十月　上御景賢堂受爵初以乙酉為國初復都漢陽之年　太宗乙酉設宴為壽於　太上殿而大臣以　聖心撝謙未即援例請宴　世孫乃疏有朝臣寂寥之語　上以手書答曰予喜有三一則爾之丹忠一則文理夙成一則宗國有托宜即許也而憶昔奉歡萬念都冷抑情休請使望八爾祖安寢便食於是

世孫乃五疏至於嚴膳賓廳庭請 上勉從以 太祖誕
彌之日行受爵禮 上親製太康樂章命歌之
○壬辰十一月 上白大臣九卿三司以 顯宗世室之意
下詢僉曰可 王世孫進曰臣亦敢請於 殿下盖明年
聖壽八旬也羣臣繼請 上許之於是上 顯宗徽號昭休
行慶敦德綏成 明聖王后禧仁 殿下尊號曰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 貞聖王后曰莘翼 中宮殿曰睿順 上親製
須教曰猗歟 聖祖濬館開業繼〻繩〻於千萬億身在兩
年雖奉世室嗚呼未遑尚今耿結陟降指摩情禮允合豈待
羣請近者大覺今年何年值昔入學前後壬辰怳然如昨事

豈偶然追慕彌切光先最重何敢讓抑諸臣曰慶予則不憮
親製意存豈拘四六云云嗚呼三朝光輝少伸微臆八方同
慶恩覃千億　王世孫進箋賀
○癸巳正月　王世孫率百官賀以　聖壽八十即位五十
年也命寫御真以　先朝寫真於是年也　王世孫進酌
呼嵩　上製詩曰昔今予懷誠千萬八十畫像意繼述　世
孫即賡曰八旬影幀光垂萬癸巳重回又善述○閏三月
上御崇政殿行進宴越三日御金商門行養老宴初　世孫
再疏　上勉從兩宴如儀○冬十月　上與　世孫幸慶運
宮以　宣廟自龍灣還御是宮之年月日也　上作歌曰推

我東方重熙累洽繼繼繩繩於千萬億癸年三逢是豈夢憶

否才凉德臨深履薄冥然八旬今逢此日咸曰為慶予自嗚咽是豈

予為兩朝盛德偶然今日有此繼述今者此擧豈敢怠忽意則深

焉亦何敢抑既諭其文并首豈爾坐而呼寫寓戒萬百　世孫賡歌曰

猗歟邦歟聖化之洽自天降祥太平伊億皇祖休烈是承是憶爰賡故

宮時運回薄十月之交己丑惟日龍旂戾止慈衍克明永言孝

思率由大德載賀載讌允矣善述　王曰嗚呼汝其毋忽大哉　王言

戒康戒抑景星慶雲垂耀巍爾禎祥攸集時萬時百

○乙未十月　上命　世孫享于　太廟又　命薦柑于

璿源殿○十一月　上命以自著編警世問答進講于東宮

實鑑曰時 上春秋已大耋矣每興居必令 世孫扶坐故 世孫不敢須臾離側及冬益綿綴痰升喉當 命嘗 世孫請止之 上曰是予夢語也然既命矣遂 命左右扶出欲陞座氣昏還內語 世孫曰欲令汝代聽者久祀典損行爲之兆也且自今夢語汝可勿布云何 教曰今日陳賀夜已五鼓左議政洪樸漢欲宣旨 世孫累遣人謂曰天明待痰降更禀而宣旨未晚也樸漢竟不聽促百官會闕下詣朝 上聞之歎曰百姓皆謂予耄荒之君也仍行禮罷 上訊 世孫手語曰予傳禪於汝予衣紫汝衣紅不亦樂乎然恐傷汝心思其次欲令汝代聽因盡付國事於汝也年是 上

臥集慶堂名時原大臣 敎曰予氣益莆無以酬應萬機昔
我 皇兄有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 敎今此之時比。皇
兄時尤百倍予欲二字禪傳下敎恐傷冲子心至於聽政有國
朝故事且使 世子明習國事如老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兵
判所當知也獜漢挺身對曰東宮不必知吏兵判不必知老
論少論尤不必知朝事也 上嘘唏叩闕曰卿等誠慨然矣
今予痰升譫語叢輒至或夜半出寸紙召卿等予不辨領左
相之爲何人則將置國事於何然不足與卿等論此事無寧
使我心法授之我孫也遂下自省編警世問答進講于 東
宮之 命初獜漢自以 世孫外黨意望不淺然 世孫常

鄭其爲人貪暴無識未嘗假以辭色獜漢怏怏怨望和緩主
所後子鄭厚謙妖邪傾險與其母伺 上語嘿假托以張威福
獜漢遂附厚謙母子表裡糾結倚爲聲勢以 世孫英明恐
他日罪將不測與洪趾海尹養厚等結爲死黨日夜造蜚語
謀傾儲位及聞代聽之 敎悲惋沮戱如此 上命巡監軍
入東宮㸃下吏兵批稟而後入東宮㸃下 上將行常參侍
世孫坐臚唱未畢還臥曰予氣可知大臣尚可自手進諸
大臣縷縷下敎獜漢挺身力爭請退出 上曰將下傳敎卿
等勿退仍命承旨書曰不緊公事入于 東宮稍待數日當
有加於此之 敎獜漢揮手止之使不得書曰孰敢書此

敎乎 上怒叱曰卿等速退既退遂下巡監軍点下之敎
獜漢復偈諸大臣求對請寢 上曰予視皆不能点政望使
中官爲之付標萬一中官顚倒予命予何能覺乎無寧付我
孫也領議政韓翼蓍曰 聖明在上此輩何敢乃爾不足憂
也 上嘘唏曰將使我孫代劳於内也獜漢曰自内爲之者
臣等不必爭執也是夕 上命中官以大寶及啓字送于
東宮 世孫涕泣固辞遂草疏寫未畢中官来告 聖候復
劇 世孫倉黄入侍及小間謂 世孫曰予氣汝所知也難
與彼大臣爭故爲是不得已之舉予於汝雖内授後世豈有
非之者乎不過曰罪在時相雖然予當昭汝志也遂 敎于

政院曰冲子若陳章則當下二字之教由是　世孫不得陳
章自代聽下教之後旬有餘日上下相持尚未頒布人心洶
洶邪說橫流前參判徐命善疏畧曰繼　先朝故事有今日
下教至誠惻怛足感神明左議政洪獜漢敢以東宮不必知
之說肆然陳達謂儲君不能則當作何如人也其無嚴放肆
極矣前領相韓翼謩左右無是憂之說又何為妄發也身居
首相之位質言閹竪之事古之大臣亦有是否至於伊日所
奏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萬萬驚駭今此　聖教為何
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其可
曰國有人乎嗚呼　殿下今日之舉明正磊犖卓越千古而

大臣如此無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乞沛 明命亟正大臣
之罪疏入 上召命善使讀其疏遂命大臣臺臣入侍領中樞
金相福曰其時延奏臣未之聞徐命善必有所從聞也 上
問命善〻〻對曰臣聞宮官言東宮欲以此陳疏未及上徹
云矣 上命入 東宮疏讀奏 上曰果有此語矣大憲宋
瑩中曰不必知云者似指色目言也 上問命善疏是耶非
耶瑩中曰深文也相福對糢糊於是 上覆命善斷〻血忠
乃 教曰故判書可謂有子暮年其亦有臣昔朱溪君彈一
任士洪名登續三綱此等之人雖生旌門猶非過也特授都
摠管祭文製下代生旌閭遣承旨致祭故判書徐宗玉以示

末世嘗百人之意復命韓翼謩洪麟漢金相福宋瑩中并施

刊版之典　上命王世孫代聽庶政　世孫三疏答曰名

正言順東國再安嗚呼祖孫相依將見臨賢堂受朝參之舉於

予萬幸於汝可謂菓親詳察庶務扶我三百年宗國歷親製

宗社告由文　命頒教自政府依丁酉故事擇進節目　上

御景賢堂受　王世孫聽政賀親製志喜歌　命樂師歌之

又製二句詩　命王世孫與諸臣賡進又親製頒赦文曰五

紀臨御加一年間其年八十而且三每稱祖依於孫孫依於

祖於今軒懸特設於庭中冲子受朝於賢堂邦國有百代之

安吾民有萬世之慶嗟哉冲子能知為祖之孝今者邦慶漢

唐虞有王悉得人朝鮮歷幾親製其文先告廟社猗歟冲子先
陞堂而朝叅几杖其祖强陞座而受賀今日此禮予何辭焉
嗟我慶雲將凝於前堂萬民咸喜於國中宣畢 王世孫率
百官四拜呼嵩既卒事 王世孫坐堂行聽政朝叅受賀訖
上御堂 世孫侍坐進饌遂 命行九爵禮○竄沈翔雲
絶島翔雲本師淳所後子一鎮之子而師淳又以益昌之孫
為後於廷輔者也益昌嘗為逆宦朴尚儉塾師當辛丑與一
鏡就商聚會尚儉家交通宮禁及尚儉謀逆辭連益昌累構
掠瀉繹禁錮死翔雲第翼雲登第叅益昌久不諱翔雲惡之
以其既死之父一鎮罷所後於廷輔而直以一鎮之父繼廷

輔元丙世再易其父淸議囈之翔雲遂附厚謙乎是猜漢厚
謙等見其事敗露與養厚募翔雲上書小朝以陳戎爲名巧
設機關措作宮僚有溫室樹之語益徐命善延奏有曰 世
孫以三不必知之說欲陳章引義者聞之宮僚云〻故翔雲
以宣泄內言文致宮僚之罪網打東宮羽翼以逞辛丑鳳輝
之凶肚也 世孫察其狀曰事關忠逆非可以彌縫也大臣
以聞于 上〻曰延壑之孫敢爾耶 命栲掠荐棘于黑山
島 已上并寶鑑抄錄
○丙申正月進士 肅宗尊號配天合道啓休敦慶 仁敬
王后惠聖仁顯王后莊純 仁元王后徽靖因上 殿下尊

號曰克明睿哲乾健坤寧 貞聖王后曰仁徽 中宮殿曰
聖哲 王世孫疏請也復因 特教進號於儲慶宮毓祥宮
陳賀如儀二月 命王世孫詣 孝章廟進冊印上 教曰
今番邦慶國之重事若安盤石然難測者世事於 章陵有
引興獻王故事者其在正宗統之道不若當此邦慶定萬世
永固之意也 孝章稱考孝章承統世子孝純嬪稱孝純承
統世子嬪造給玉印竹冊正宗統之意翔祭兼告由 孝章
孝純忌辰依國忌例 王世孫疏畧曰 殿下之於臣即一
天也臣之生二十五歲皆得於造化涵濡之中也廼者 聖
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為根本之啚遂於上冊之餘特擧賜號

之禮且榮且感雖隕結糜粉何足以酬其萬一哉抑臣有私
情之萬萬痛迫者今因事機之蔟危哀益激欲言而聲先呑
欲書而涕先注嗚呼此 殿下之所不忍聞小子之所不忍言
而遂終泯默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而臣之情事永無可暴
之日也玆敢大聲疾呼泣血陳懇惟 殿下哀憐而垂察焉
噫壬午處分即我 殿下為宗社不獲已之舉也以大聖之
心行達權之道環東土大小臣民孰敢異議於其間況臣保
全殘喘得至今日罔非 殿下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深海
未足以喻此感激則在臣報效之道唯當信之如四時守之
如金石至於千萬世而無斁也假使悖兇不逞之徒敢生希

覬之心肆蔽追崇之論而臣乃為其慫恿妄欲移易義理則
是宗為 殿下之罪人宗社之罪人萬世之罪人也皇天上
帝臨之在上宗廟神靈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焉敢誣也至
於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宗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見者傳之
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殆若窮人之
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終身含痛如不欲生
雖愚頑亦有一段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貳極儼對百僚豈
不有痛于心有泄于顏乎若以為臣之哀痛有碍於 殿下
之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蓋 殿下之處分即天理之公
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 處分自處分哀痛自哀痛其

所謂并行而不悖兩存而無傷者也若又以爲無日記則無
以徵信處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在簡牒
金櫃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歲移動不得又安用日記爲也
嗚呼日記之存不存在 殿下處分之如何臣之所以自處
者惟有遜避儲位沒身屛處只以一日三時恭修 起居之
禮而已言之及此不覺膓摧心裂籲天無從也云云 上乃
敎曰壬午日記承旨注書同詣彰義門外遮日巖依宗錄例
洗草而世孫陳章與此傳敎同藏史庫明朝世孫眞殿垂恩
墓 世孫詣垂恩墓行禮如儀 上敎曰予年二十一支諭
書侖像其論書曰爾八翔侍湯之勞其可忘乎嗚呼侍湯子

道當然尚有莫大之恩況祖孫相依 世孫血脈即宗社三百年莫大之慶昔 獻陵援孝婦銀印於 昭憲王后且賜孝婦爾令予追昔賜我孫歸日至孝世孫銀印竹冊令設都監以造領相金尚喆奏曰 世孫錫歸未有古例以諭書表揚似合情禮也 上即寢而 命親製諭書 王若曰嗚呼海東三百年朝鮮八十三歲君其依於二十五歲孫今日正宗統邦國有泰山磐石之安而且見陳章辭嚴義正可垂千百歲日記洗草特循汝意且聞昨日墓上舉措聞者可以涕沾遵國初造寶印故事欲以至孝賜爾爾師領相忠言令余感動故雖寢其命豈可泯其跡於來後特以孝字彰其心於今世表其事於來世雖海東草木昆虫孰莫知也特為臨殿宣

諭仍受其賀祖孫相依光明正大於今日也嗟我孫體汝
祖意夙夜兢〻保我三百年宗社也夫予即阼五十二年〻
八十三示諭二十五歲 世孫仍 命尚喆書進諭書明日
上親書孝孫二字 命鑄銀印越三日以鼓吹陪進諭書
銀印 命都承旨徐浩修奉傳于 王世孫〻〻跪受四拜
乃 命此後 世孫動駕以此前導○三月 上疾大漸乃
顧命大寶傳于 王世孫初五日卯時 上昇遐于集慶堂
輿儓殘傀波奔 闕下號呼而泣士夫婦女各哭其家拜震
街巷絶域遐裔聞喪之日男女老少皆爲孺子慕越五日
王世孫即位 上謚曰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廟號曰英宗是

年七月二十七日葬于元陵亥坐原卽 健元陵西岡也先是己亥大臣鄭太和金壽興等奉 孝宗葬于此術者言壯麗明秀如健元陵而反復勝也及癸丑遷陵時閔鼎重躬封築戒役者曰善治之後必爲國陵也甲辰 上欲奉 景廟於此以此議中止至是竟爲 上陵 上嘗謂筵臣曰使予得英字爲廟號則足矣又嘗謂 王世孫曰予五十年治謨政法宜有一部寶鑑也後皆如 上之意焉已上幷寶鑑抄錄

附丙丁廷獄

○乙未十二月假注書朴相集下禁府前月二十日入侍相集日記中 上敎所擧 皇兄下敎及獜漢三不必知之說

皆不録 令改書以入相集推托不改至是領相金尚喆請
拿問從之○鞫沈翔雲配絶島判府事金陽澤等奏翔雲上
書事 上命刑推荐棘黑山島○執義申應顯上書請洪撛
漢明正典刑不從○丙申正月竄尹養厚海南修撰李秉模
上書養厚奸細側媚主張時論乃作陰護朋類之説快施屛
裔之典 王世孫答曰養厚曾擬館職十七次未蒙天點乃
敢因戚里干托於予〃已知養厚本末矣依施○三月〃英
宗昇遐 上嗣位○擢應敎洪國榮爲承旨○大臣三司請
亟正鄭厚謙毋子罪 命竄厚謙慶源 敎曰翁主既已出
第今無可論○四月竄撛漢厲山百官請爲先竄配也後古

令島荐棘○五月鄭厚謙配所荐棘從三司請也○六月親鞫尹若淵〻〻以修撰上疏疏中引殲厥巨魁脅從罔治盖以厚謙當巨魁脅從當獜漢也 上曰獜漢沮遏大策厥罪輕於厚謙何也若淵曰獜漢不過妄發不必深誅也若欲罪之待因山後某般爲之無妨 上親鞫問汝抵汝叔書以攻泰淵者謂之憸人以泰淵謂之忠赤莫暴忍有指嗾其直供〻欲殺洪國榮者即洪相簡李成運洪纘海而閔恒烈李敬彬亦言洪國榮用權云矣又供堂錄窠因洪獜漢爲之故果有私情以此遲晚施六次刑配金甲島道死○鞫洪相簡結案徑斃問獜漢欲以汝父爲相驅出徐命善及宫僚之爲

國家者以爲綱打計汝父欲自辟李繼興賂錢二萬兩又密
交鄭厚謙受其人蔘此非通宮禁計乎供繼興事曖昧而臣
病時厚謙送人蔘果受之間此書是商輅抵汝父書也汝父
既已作蒼象厚向汝父有宗廈寺凶言汝父與之爛熳酬酢
供既非自犯當以知情遲晚問汝與恒烈言不敢言之事傳
不敢傳之言（即己巳仁顯遜位事也）供當遲晚矣刑六次結案物故兩
司啓籍產如法○鞫李敬彬問此是汝叔父之書也如許凶書
藏之篋笥汝亦同心故也供臣叔與猜漢連家故有此書矣
加刑一次配康津智島○鞫李成運以相簡家客現露文書
締結凶徒數問納供刑一次配熊川○六月李善海伏誅問

徐命善疏宗社大計汝抑何心膓敢以陰慘二字肆然筆之
於書乎供以犯上不道遲晩正刑籍産○鞫李福海問徐命善
疏汝何心敢發罔測之論供只聞少論欲殺老論之說矣臣
弟不知曲折以徐命善爲非而有此書臣亦泛然見之矣以
同情遲晩 傳曰福海之罪可勝誅哉有弟善海有子敬彬
其敢曰在家不知杖一百流三千里配甲山○閔恒烈伏誅
問徐命善疏宗社大計洪國榮保護 上躬必欲戕殺其心
所在將至於何供嘗謂洪麟漢三不必知之言與韓翼謩無
足憂之意同而洪國榮爲宮官時人或有說故臣亦同爲如
何之言矣問癸巳八月十二日夜對後汝與相簡酬酢於春

坊以至遷為流入於宮闈汝幾處唱說乎供一處唱說則次
次傳說而然矣以亂言犯上結案正刑籍產〇鞫李商輅承
欵經艷問汝於獜漢等聲罪致討時或曰所遭罔測或曰機
關陰秘至以影像危怕風色不佳脾胃不定等語肆然筆之書
此等凶言即輝翥之所不敢道汝何心腸有此不道之言供
天奪其魄至有此書只願速死問汝書中以為台則方在外
任有何福力云以在外為福其意云何供是親直故有此語
矣刑三次物故臺啓孥籍　從之俄　下教曰向者一罪因
之援用東鼎例雖發嚴懲討之意宣法者天下平之義乎今
後未結案而用逆律者身已死而追施孥籍者結案於次律

而請加極律者并除之於是乃命散配諸子○鞫洪趾海承
欵問文書中以須左相所遭罔測機關陰秘景像危怕風色
不佳脾胃難定等說作書者之叵測不可說汝覽此後尚有
一分人心何敢留置書篋乎供臣見其書欲毀而未果矣問
汝之荅狀在此機關二字直告供荅狀中以機關爲言是臣
自陷死罪問汝又抵書於商輅以爲風波無已時此何風波
也供朝廷風波頻數故書之矣問汝上京後必有酬酢人甚
直告供申大年來見故臣以爲犍漢何不奉承大年以爲畏㥘
而然矣問文書中金仲佑誰也供金相翊也外哭班與之逢
着則以爲養厚欲附洪氏生事而不得云矣且聞於尹象孚

則徐命善疏後有徐門復出宗厦之説云矣拿鞫象厚面質
刑一次放歸田里趾海減死配穏城後楸子島荐棘○鞫洪
纘海問以凶言作書於汝兄者汝知之乎供似是李商輅矣
出示商輅札問何句為凶語乎供景像危迫云者果凶言矣
問何為而有機關乎供更思之機關二字亦凶矣問汝以三
層説一則商輅書札事二則洪國榮戕殺事三則國家在春宮
時煽動浮言事供當庭曉矣　傳旨纘海納供時藪惡尤極
凶獰加刑一次減死配黒山島後移濟州○出捕庭屬七十
餘人付有司處之即厚獜諸賊之私人也○七月賜洪獜漢
鄭厚謙死時〻原任大臣卿宰三司連請誅　上曰予欲處

分惟恐　慈宮之不安以此仰禀則　教以私恩雖重不可
伸王法至重不可屈承此德音三司志大定獜漢厚謙并賜死
三司請厚謙毋依律處斷厚獜兩賊狀施孥籍之典不允只
命散配獜漢諸子○沈翔雲伏誅時翔雲濟州荐棘臺啓
孥鞫問溫室樹之語聞於何處供溫室樹事言於洪樂任家
徐命善既後宮官傳於重臣之委折聞於厚謙以為鄭民始
言於徐命善云矣又供徃洪樂任家則尹養厚在座樂任曰
大臣之言出於無情而徐命善歸之於用意又欲殺之而然
矣問巡邏少歲則謂予微行故查得一人乃厚謙奴其後以
不道之說眞諺為書潛投宮中又謂奪武士總帽互相唱和

狠籍傳說自捕廳捉治矣其後汝温室樹之說竟发其言之
发於汝黨可知供　殿下以攢漢為不忠憾之而欲上疏之
意宮官发而言之聞於洪樂任而安大濟來見臣亦有自
上憾之之言矣翔雲大濟面質大濟曰吾果為此言矣問汝
輩以為重臣之疏自　上使之為之如是傳說乎翔雲洪盖
厚賊嫉徐命善乃使臣諭徐命善善而不能直斥徐命善以温
室樹移斥宮官以為除去羽翼之計此厚賊之所指使矣以
犯上不道結案正刑籍產○安大濟放逐鄉里府啓請更鞫不
允○十二月鞫尹養厚承款徑斃時養厚臣濟孝赫基啓請
鞫問陳疏之徐命善汝欲嗾人而動之囊貯疏草東西跳踉

暗與厚謙做乍妖雲以為翻覆之計聽政時汝與厚謙相對以為聽政是姑試之事疾候差勝則將如是云以此二字復政也恐動一世汝又曰李秉模亦豈無死日乎此三罪遲晩可也供與翔雲果相遇洪樂任家有所酬酢矣以亂言犯上遲晩刑四次物故○大諫金普淳疏養厚雖斃又有一養厚泰淵是也請拿鞫不從泰淵押附厚謙作為腹心時人謂之文武尹每厚謙養聚議泰淵未嘗不在其間也泰淵方掌御營每夜騎騾屛騶出沒戚离紳綏光之家跡蹤祕人莫測則厚謙輩凶謀陰計泰淵實為機牙謀玄宿將畜占元戎其排布之跡畢露於筵教下矣時荐棘濟州諫院連請拿鞫○御製

綸音 王若曰嗚呼辛壬之事尚忍言哉孼孽之徒梟獍之
種乃敢異論於 建儲之策敀議於 代聽之教陰謀滋長
怨心轉痼馴致戊申之亂釀成乙亥之變滔天之禍急於燎
原幾使 宗社顚覆搢紳塗炭相厭所自自於辛壬而辛壬
之時不能掃蕩辛壬之逆畢竟禍胎終至於莫可救之境此
爲已然之轍而方來之鑑則玆豈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懲
前而毖後者哉近日亮逆之獄事其端雖微其流甚大始也
精克於儕流之間中焉爭抗於貳極之尊末乃肆傳不道之
說顯有不滿之心至于今御極之後謀愈急而計愈密其所
以瀾漫綢繆狼藉和應者卽着輝鏡夢之所不敢道於辛壬

者也噫嘻是何心肝是何腸肚為今日北面之臣尚有一分
秉彝則固不敢萌於心而發諸口況是渠輩之徒黨家世簪
纓受國厚恩躐躋清顯坐致冨貴則有何忍懟於 國家者
而效此辛壬凶徒之覬覦 於失志之後哉此予之尤
所痛駭於凶賊之徒黨者也原夫獄事之顛末即是凶徒之
交通宮闈締結戚里蹤跡詭秘脉絡通闗團聚而伺釁醖釀
而闖發奸毒之計未行而根怒之意益深如困獸之反噬悪
草之旋生至于今番事端之作而極矣予今不論在廷諸臣
既未知凶人之謀又不見鞫獄之案則何以知曩日諸宮之
孤危 國勢之岌嶪哉嗚呼當日之事誠不忍更提亦不欲

盡說盖舉其萬一以諭中外暨爾臣庶靜聽無譁向予在儲
之時戚里近習未嘗假借者誠以予之若浼之性不合於側
媚之態而然也以此之故異志不逞之徒左右潛伺日夕陰
探者即是剪除儲君之羽翼睃惑儲君之心志之計凡係近
侍僕御以至掖庭賤隸布植渠輩之爪牙部曲儲君之一言
動一語默無不聞之無不知之把持牢籠不可以筆舌道也
當此之時予之不得解衣而寢者不知其幾許月則到今思
之其孤危岌嶪之狀可謂汲汲乎殆哉戚里近習既皆如此
左右前後又無可恃賴此一宮僚之竭心保護至有今日凡
為我害此人之計者乃是剪除羽翼之兇心是故逮至昨秋

流言益甚用計益急觀於今宮僚捨予避禍之教可以知事機之迫在呼吸也何幸 天心止慈奸情照燭至月之初殿座還內之日已有所 下教於宮中者則渠輩於此無辭沮遏故乃以御將執手之說泥峴竊柄之語又以與書金尚默之言抱得無限罔測底意內外煽動恣意恐喝使予為渠輩之所脅持而不得受 先朝之明命又於二十日 筵中獜漢以三不必知之說肆然仰對以至三十日 筵中揮手止之之舉而無忌之心極矣予猶寬假而曲恕若重臣徐命善之一疏辭理嚴正打破其凶謀則怨憾次骨毒螫向人反當聽政之後窮兇之計愈往愈急曖昧妖雲以為翻覆之面渠

輩以為春間　痰候小差之時密奏雲書則臨門之舉可以
唾掌而待又以為雲書中溫室樹查問則可以一網打盡矣
又以為宮僚剪除則除命善輩如權桓楦榜噫嘻是何心也
歷觀前史逮治東宮官僚果是何許時也則渠輩以此為剪
除羽翼之要方妙訣至于臘月二十一日內設盛饌進之外
以妖雲急書投之伊日即試取之日也渠輩又以為以今日試
事觀之　聖候之不旁於　臨門可以知之至欲朝呈雲書暮售
凶計幸賴天祐宗國　聖鑑孔昭未試巧憯之術旋有懲討
之論則因人南間之說出於厚賊之口理外湛滅之語登於
搆撲之啓憤菀交中怨懟弸心乃於即祚之後當日惡國之

徒各以其罪并在掃除之科戚里半在其中所謂戚里無非
角立國家讐視君父者則顧安育藩蔽之可恃宮闈之間又
甚孤危亦無保護之可言則言念國勢其為凛然而寒心者
又非在儲時比自春宮以至今日左右近侍者只是一介臣
則如有一分為　宗國之心豈忍必欲除去使予孤危而益無
所恃也究厥情狀明若觀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抵漸
磨既久根柢且固言其兆眹始予潛德之時究其權輿寔自
浮言之日其所煽惑譸張之狀殆乎無人不聞無人不知誠
予不欲污口不忍滋筆毋論事之某事言之某言無非渠輩
之所為設使渠輩初無所犯其所傳聞而流入者皆因渠輩

之黨則渠輩雖欲蔽明得乎渠輩設有似此之陰謀詭詐不
從渠輩而聞之則予何知之不徒此也由渠輩之浮言為渠
輩之脅持曾無一日而弛心一時而安坐此予之飽經備嘗
者也嗚呼養德春宮朝夕講筵所與討論者不過經史之說
則渠輩抑獨何心做出無根之言作為傳說之資乎宮官雖
無狀設有云然之說予無所答則安有酬酢之可言乎又如
渠輩之浮言則宮官之無狀姑無論予之不能潛德可以知
之噫嘻儲君之於廷臣亦有君臣之分以廷臣而無禮於儲
君者其可謂之有臣節乎自不覺其歸於欲驅宮官而反逼
儲君之罪真所謂欲巧反拙者也聽政之前初無政令事為

之舉動瞻聆則渠輩敢以浮言為惑世之欛柄聽政之後既
有設施注措之貽布耳目則渠輩反以謟言為害人之機關
其計窮而其勢急則一轉而有雲書再轉而為潤泰聲氣似
殊志味相連枝葉綠治窩窟旋綻到今兇逆之徒即前覬覦
之輩此予所謂其端雖微其流甚大者也從古亂逆不一其
逆雖有稱兵之賊跋扈之凶而未有如近日諸賊之傍伺陰
蓄始於在儲之日至于即祚之後也若商輅以猜漢之切姻
敢生恣狠之心貽書涖海以重臣之蹤日以機關陰秘又以
為景象危怕末又曰近以風色之不佳脾胃不宣噫重臣之
蹤即為宗社之大計則曰以機關指意何歸機關之不足又

以爲陰秘聽政之日何等時也授受正大朝象清明則渠獨何故始焉危怕至於不定耶其心所在路人所知又若善海亦以重臣之疏謂之下語陰慘則是與商輅膓肚相連者也若趾海纘海獜漢之血黨若潤敬彬相簡之死友趾海則商輅之書往復於聽政之時宗厦之說酬酢於登極之後纘海則帳殿親問之下肆然發惡商輅叵測之書不以爲凶言若潤則感獜漢館錄之恩預相簡翻案之謀奉潤爲忠亦獜漢爲國追之說本情已綻 因山後某般討逆爲迎合之辭真贓畢露至以用人專任謂之以擧國以听庚申獄事引之爲自明之端其排布設置之狀渠既自服而受人之指嗾爲人

之嚆矢則一渠黨之孤雛腐鼠敢彬則不參聽政朝參之事
已無臣節少論欲殺老論之說共濟又惡譸張書筵之說輒
矢口而傳以剪除官之謀平攘臂而稱先究厥罪狀不可
殫訖然凡此數賊之罪惡非不貫盈特不過虱附蔘養爲渠
輩之卒徒苟究其本相簡恒烈是已惟彼相簡恒烈俱以狐
狸之性濟以匪鱉之心群勢同結於獷漢與援涵通於厚賦
轉相汲引暗自結納門生之教人蔘之饋苟非情之至密愛
之至深者因如是乎以故相簡恒烈在官僚之時渠輩莫不
吹噓延譽及其解官僚之後則渠輩又復薦引恐唱不勝其
紛紜一或不得遂其意而副其望則胥動浮言噂沓背憎

日昨日書筵論及某事今日召對酬酢某言特以一二事言之昨夏科試曰以予將起獄昨冬代點曰以予有用意朝言而暮已入昨說而今已徹是果孰言而孰傳之歟當是時也以予孤危畏彼氣勢既不能嚴辭退斥則毋寧溫言巽辭以探其本故其根因端倪予已熟知之矣似此等事於渠薄物細故其所包藏其所干犯若止於此等事而已則人命至重豈不用寬貸之典王言宜簡何如是播告之脩耶噫嘻往在戊己辛壬之間世道屢變渠輩當局之後相簡與恒列於講筵敢曰邸下不扶邸下之外家而不除不利之徒則戊己之徒固當為大北而邸下亦將如何重言復言威之脅之噫嘻

痛矣乎以沐露之餘所依頼以生者惟是 慈宮也且於一
奉朝賀元無欲害之心則渠輩初何敢以大北之等說擬議
其間為人臣亦何敢以此等之說直陳於諸君之前哉此予
所以至今駭痛久而不忘者也渠輩初為此起亂恐動之言
欲為嘗試之計乎既嚴斥而不得逞則又轉而為迎合之謀
乃於直中盃酒之間兩賊屏人相議己巳之餘論又從以疏
聞於予將作他日容悦媒寵之資是以相簡之招既曰果有
謀議於恒烈〻〻之招又曰果有傳說於某處云則其陰慘
巧惡之前後情節即前古所未有之乱臣賊子也大北之說
既不得行己巳之論又不敢售則潜附養厚陰結泰潤今日

做一訛言明日做一訛言集千古人君所無之失德厚誣恐
喝於內猜漢脅威於外直使予晝夜煎熬日夕危懍漢之梁
冀之惡不足以比於猜漢唐之士良之罪不足以浮於厚誣
此非特猜漢厚誣之所自辦者也專由於諸賊之慫恿煽惑
巧密排布之致外面驟看相簡之於厚誣似不從遊恒烈之
於泰淵似不親密而眷厚出沒於中間泰淵綢繆於左右同
一妖肚同一凶言千方百計或誘或脅欲使予墮渠輩圈子
之內何幸 天誘予衷予志予守愈久愈固則於是乎舉懷
自危之心又思自全之計輾轉層激窮凶極惡幾使予不安
於儲位及夫聽政之後狠心益狠梟膓愈肆至以光明之義

理欲為沮敗則不可不除羽翼之宮僚也欲除羽翼之宮僚則必欲進心腹之人然後可以行胷臆之惡而惜乎勝漢之不得以趾海為相也其所密畜於內力薦於外者若得售於聽政之前則國家之事其將奈何言之髮豎思之眥裂以至今番若洞之招而悉國不道之狀尤為昭著難掩諠烈相簡真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揔而論之專出於得失之患終啟辛壬之逆此予所以謂之以始也猜竟中焉爭抗末乃不道不滿於御極之後者也噫嘻謂天可欺天可欺乎謂神可誣神可誣乎奸情自露罪人斯得國勢因是而賴安予謂由此而夫下則此豈非上天之休 宗社之慶哉雖然辛壬之

所以為戊申乙亥者特以當日之兇徒誑誘草莽鄉曲無識
之類以為乱皆芽於今日若不洞論前後之奸狀明示誅討
之本意使八域臣庶咸知諸賊之所以為亂則安知無今
日之為辛壬之徒者嘯聚餘黨團結無賴以復為戊申乙亥
之變哉且夫諸賊多出於故家大族則其姻婭親友之間漸
染其氣味訛惑其論議者必多其人皆從罔治之意俾底惟
新之化咨爾中外臣庶咸須知悉○丁酉四月 命存棘洪
啓能于大靜大諫李義翊啓嘯聚凶徒文飾奸言如賊鏞者
主張私論熒惑群工如載興者前執義洪啓能是也啓能素
有狂疾為士友所棄所親出力忽為抄選一種不逞之輩乃

推爲窩主於是大北之論總患恒簡廷崇時(廷崇)凶徒以爲他日之說恐動儕流甚至於日後國洞(洪氏所居洞)時啓能爲右相金相翊爲鶴南(厚謙祖羽良)相簡爲文衡之說喧傳世間流入宮禁聲勢暗結於厚賊禍福相須於犍漢其在明國是定人心之道斷不容已請先削版 上允之 教曰予在銅闈時以啓能之故見困於凶徒之輩多矣雖例頒宮僚之物偶不及於啓能則輒以醴酒不設等語恐唻脅逼至於邸下無得罪於啓能之說而極矣兩司繼請荐棘絶島依啓

○是年七月盜入慶熙宮 命捕廳譏詗夜 上秉燭展書忽有脚踏聲隱隱而來至 御座中霤櫛尾投礫 上親呼

宦侍掖隷擧火搜索於霤上尾礫縱橫如人蹴踏然爲盜無
疑遂 命遍索終無有也越三日 上還御于昌德宮〇八
月盜越昌德宮景秋門爲守鋪軍所捕是夜鼓再下守鋪軍
金春得金世徵枕籍而臥有人低聲呼守鋪軍再三世徵欲
應之春得年十七亟止之曰呼聲可異第觀動靜有頃其人
直向景秋門之北垣欲潛越春得等蹴起諸鋪軍金春三李
福才等二人追捕由兵曹送捕廳乃院洞任掌田與文也鞫
田與文姜龍輝姜繼昌等與文龍輝伏誅繼昌徑斃與文供
洪述海子相範謀逆扈衛軍官姜龍輝與臣約以潛入龍輝
手鉄鞭臣手利釼入闕相範卒二十人跟後觀變七月二十

八日龍輝與臣同入闕中繼昌監別月惠內人附耳語曰暮登屋上至中霤撒尾柮沙作魍魎狀以眩視聽忽闕中鼎沸臣與龍輝跳下屋伏草莽中天明出走逃去相範與金姓人亦自水門逸故及聞 大駕還御謀欲再舉竟為舖軍所捕也別監姜繼昌內人月惠出付鞫廳月惠龍輝女繼昌其侄也繼昌供與文自言院洞洪姓人使渠作此而月惠之謀高尚宮知之云月惠供高尚宮乃房主故果以龍輝所言傳之且與養女福永文尚宮密語此事陰幸其成也遂鞫秀愛福永秀愛即高尚宮福永即文尚宮也並不服問秀愛別監高晶熡作弊故命棍治則汝敢出惡言汝之一族皆親密金龜柱家

亀枉處分時汝又敢出惡言何敢於亘古所無之凶言聞若
尋常從而有喜色乎秀愛洪知罪鞫龍輝供相範慫恿臣〻
急於拔身欲相機爲逕遂磔與文龍輝籍產如法秀愛福永
減死定配○洪相範崔世福伏誅先是述海爲海監犯贓杖
流海島及相簡謀逬死其兄弟子侄或配或放日夜怨望述
海相範自全州藏蹤上京或宿洪大爕家或宿洪德信家與
洪彌海及龍輝與文謀不軌及與文事覺相範彌海皆逃匿
鞫德信大爕〻〻不服德信供令六月相範會諸賊於其家
有崔世福朴海根皆述海婢夫也其謀則欲募刺客先害都
承旨也鞫世福海根世福供海根曾爲政院使令與前司鑰

金壽大相孰壽大甥女今喜方為内人欲周旋以臣畓差排
設房庫直懷刃潛伺為逆果如信德言海根以為但知畓差
之謀其逆謀寔不聞也仍緘口不服云何金吾即捕相範於
廣津而至問知龍輝乎供不知也知與文乎供不知也與龍
輝與文對質相範曰吾三朔不入京汝所見者必是吾庶弟
也與文曰汝庶弟吾不知只知汝矣相範不敢隱承款一如
與文龍輝之供問誰與共之供龍仁居洪弼海曾教相簡為
逆者遂傑相範世福琴籍海根杖斃信德以知情不告正法
大變安置楸子島兩司請趾海續海蔑捕從之○鞫金壽大
金與祚甘丁貞伊壽大供臣與巫女占房之夫金與祚結為

義四寸占房曰述海家送錢置結褫屬以世福爲排設房庫
直是年五月占房病死與祚代其妻往來述海家臣實知情
興祚供臣娶巫女占房親密述海家述海妻使婢甘丁來見
臣妻必欲甘心於都承旨寫符埋其出入之路又以朱砂畫
二像編矢其上一指都承旨一指不敢言之地甘丁供述海
赴謫時以符咀之物藏于退桄而去其後臣受述海妻指揮
與占房同出水踰站作詛呪祈禱事貞伊供臣同甘丁見占
房爲詛呪事仍勸臣夫立排設房庫直乘機作變是寔礫壽
大興祚甘丁貞伊等拏籍如法○洪述海妻孝任及其妾介
連伏誅三司啓述海妻孝任逆節亘古今所未聞者不可以

婦女爲扮請蒐捕 從之鞫孝任供臣怏〻怨國果與臣子
相範必欲甘心於國家使貞伊甘丁偕往占房家禱祀咀呪
且畜差世福排設房庫直乘機逞凶之計臣子相範募得龍
輝興文畜爲同測之事謀逆是寔鞫介連供臣與孝任內而
刺客外而詛呪等事皆與同謀礫孝任介連孥籍如法〇洪
衍海戕吏軍捕於青坡鞫衍海供相簡伏法後相範相吉輩
恒言以爲必報仇相範婢甘丁貞伊相吉婢宗禮每聽範吉
指揮交通掖屬又有李奇同以藝文館廳直爲相簡傔從其
親屬多〻宮人範吉輩每夜送三婢于奇同以畜結納凶謀欲
使奇同挾宮人乘夜入寢室而極美相吉嘗往高陽見其外

三寸叔母即商輅妻也相吉曰叔母以為汝所交通處吾亦當送婢交通也甘丁亦往來趙貞喆家又言述海與申臨光綾親切數往來也遂捕鞫奇同及其妹永丹為光恩副尉宮婢者屢訊不承款彌海濟州安置奇同加里浦安置永丹翔州竄○鞫洪相吉李澤遂并伏誅閔弘烈追奪官爵相吉念海子也與彌海對質供締結凶徒作變寢內謀逆是宗宦官締結者桂洞居安國來也問汝謀害 聖躬將欲何為供三王孫有令望欲推戴矣洪啓能首為此謀列其子信海姪履海而謂臣曰今上多失政不可無推戴之舉若 仁廟反正事也同參者閔弘爽李澤遂也推戴節次若太甲故事而如閔

弘燮洪樂任可爲將任李澤遂可爲藩任武弁如具東勳子
翼遠可任梱任而此等人位高可以成事樂任今雖不用冬
當執兵權亦有習操時擧事之便也且啓能以爲反正之謀
可以經營十年云矣謀議時李澤遂閔弘燮會于新村啓能
之舍廊而謀之矣傑相吉孥籍遂鞫信海顧海安國來并不
服徑斃李澤遂供啓能曰桐宮事不可不爲擧義後推戴三
王孫矣遂以謀逆同參遲晩 敎曰汝母 惠慶宮姑母也
予甚矜之更以知情不告結案正法弘燮前月已死追奪翼遠
竄慶興○追奪趙榮順官爵竄其子貞喆元喆先是己丑一
儀賓挾掖隷乘夜作拏閭巷榮順方爲刑參時相囑捕治掖

隷榮順希旨捕治乃於公座中掩匿儀賓事隱然敀之於不
敢言之地至有不道語㐫徒之煽動訛言謀危儲位案俑於
此至是相吉甘丁之供皆言累以書札密〻往復於貞喆貞
喆即趾海之婚也遂捕鞫貞喆及其兄元喆不服瘐死貞喆
安置濟州元喆機張竄榮順迸棄○洪相格伏誅供見啓能
同謀推戴事正法○迸棄洪啓禧官爵三司啓　從之○洪
述海伏誅供臣妻書報埋㐫事臣子相範書報刺客事臣侄
相吉書報推戴謀遂磔述海○宗室禶使之自盡初推戴事
發於相吉招大臣力請逮問　上遽起入小次久不出御帳
殿大臣卿宰排闥而入極言國勢危疑請宮城扈衛　上從

之又請逮問禶 上終不許大臣曰國人之所共討 聖上
亦不當挽止請以搦敎擧行於是拿囚及相吉等伏誅大臣
三司宗親百官庭請館學儒生五部坊民交章力爭 上荅
劉啓有曰周公聖人也處變行權無聖人之德行聖人之權
莫之聞也噫孤露餘生惟有庶弟三人禛風露所祟不幸而
早死䄄年紀差長疾病常纏惟禶幸而無恙庶幾成立使先
父子孫立我朝廷庶報劬勞之萬一而亥逆作孽名出推戴
嗚呼生長綺紈蒙無知識渠豈知推戴之爲何事也予之情
事求之古牒未有倫比言之及此摧痛惻傷更復何諭大臣
請卒金吾堂上往金吾諭禶令自盡 上不許大臣請不待

教而性遂至金吾跪纘于庭曰汝為逆徒所推戴 上雖不
忍置汝于死汝若有臣節寧可一日活也纘拒不從大臣復
抗對言此已無臣節請賜死 上猶難之大臣請令承旨以
使之自書事欄前定奪書出 上不得已頷之○洪趾海伏
誅供刺客埋凶推戴等事因相吉書而知之結案正法○洪纘海伏誅洪
相吉寄臣書一則挾劍二則埋凶三則推戴臣一〻往復指揮也遂正法○鞫洪啓能
承欵徑斃供問目全不近似矣雖使優為逆謀不少之人豈可遲晚乎何不速出斬之太
甲桐宮之說果因尚書文義言之也未及結案徑斃
○戊戌二月親問洪樂任特宥釋之先是兩司屢啓請鞫
上終不從蓋不忍也至是 教曰既稟 慈宮洪樂任令王

府拿來　上御帳殿揮涕曰此何事也慘不忍見矣乃問汝
以　王室舅親家世受恩抑何心術符同悖叔嗾出妖雲至
蔑於鞫招乎況相吉輩之凶謀至於挾匕犯上謀議推戴而
汝名又出此招其罪當如何也諭問目訖　教曰今日即渠
之人鬼關頭收拾精神納供可也供曰臣之父子救死不贍
朝廷凡事初不敢預聞況臣素無親知則雲賊何以相知乎
誠以臣之兩兄積忤厚謙將成釁隙故臣不得已往訪厚謙
則雲賊在座與之接話自是雲賊數來訪臣以其親昵厚謙
故善待之矣乙未科拆名後雲賊忽來見臣出袖中一簡示
之皆是黨私之說臣責之曰以子處地敢論人乎雲賊耿視

臣而去及徐有寧之疏出而翔雲不敢爲論人之訐矣其後
祥雲投呈凶疏遂書送八条於臣而別以一紙備書勿用外
戚之説似以屬臣家而詳也臣固已疑怪其後得見全本知
爲其凶慘之疏臣作書養厚勸其疏請拿鞫此事象厚亦知
之臣以翔雲書欲爲他日證据深藏囊中若蒙　下覽則可
以決矣至若相吉則初不識面啓能之家亦未嘗往来渠輩
凶謀有何参涉之理乎自臣叔大法之後凶徒以臣家爲藏
族輒以凶慘事拖引臣家臣之父子若非僉戮則乃不恃我
殿下而反與吉贇輩参凶謀乎　上命諸臣進前　教曰
予以孤露所倚唯　慈宮〻〻飲啖全却涕淚度日常以不

得面訣奉朝賀之生前爲至痛每承此敎予心如何今日不
得已有此擧所供明自今將特放自此 慈宮復有見奉朝
賀之日予亦有拜 慈宮之顔仍命書 傳敎曰 慈宮泣
謂予曰吾有吾父且兄弟同氣也豈欲使 主上有此擧而
非此則無以下吾父之寃須即一問果有罪雖誅戮吾無悔
恨若無寃事則余有見老父之日小子涕泣承 敎有此擧
樂任果脫空矣樂任特爲放送 上曰奉朝賀入來乎洪國
榮對曰方晉命於 闕下云矣 上曰奉朝賀入對 慈宮
事遣使官傳諭凡三往返終不入來 敎曰卿若不入則予
將親臨此豈卿臣分之所安乎於是鳳漢入侍 上握手流

涕曰卿家不幸夫復何言鳳漢亦泣謝金尚喆等曰今日處

分當載續明義錄之末然後可使一世曉然也 上曰可已

上 幷明義錄抄

英宗朝

相臣錄

柳鳳輝 字季昌 尚運子 庭施 延律

領 鄭澔 字仲淳 號丈岩 松江 澈玄孫

左 李觀命 字子賓 號屛山 健命兄

趙道彬 字樂甫 號晦軒 泰采侄

沈壽賢 字耆叔 號 連源 八代孫

李台佐 字國彥 號 白沙 恒福玄孫 龜川世弼子

領 趙文命 字叔章 號 翠屛 珩曾孫 眞宗元舅豐陵府院典文謚文忠

金興慶 字起叔 號

趙泰億 字大年 泰耉從弟 延 奎

左 閔鎭遠 字聖 號丹岩 鼎重 侄

領 洪致中 字士能 號 重普 孫

左 李宜顯 字德哉 號陶谷 又陶山 雲沙世白子 [illegible]婚典文謚

吳命恒 字汝久 號 楸灘允謙玄孫 海恩府院君

李㙫 字老泉 號 容齋 荇六代孫

徐命均 字平甫 號 宗泰 子 謚文翼

領 金在魯 字仲禮 號清沙 觀復 齋 構子 謚忠靖

左 宋寅明 字聖賓号

領 趙顯命 字稚晦号歸鹿山人 文命弟豊原府院謚忠孝

鄭錫五 字攸好

領 鄭羽良 字子輝号鶴南壽期子

領 李天輔 字宜叔号晋庵月沙五代孫白洲曾孫金瑞石外孫兩文謚文簡

領 洪鳳漢 字翼汝号 鉉輔子

領 金相福 字仲受

閔百祥 字履之

趙載浩 字敬大文命子

領 韓翼謩 字敬夫

領 兪拓基 字展甫号知守齋又 漢陰醒翁徹孫

閔應洙 字聲甫

左 金若魯 字而敏号晩休僾齋 楺子謚忠正

左 李宗城 字子固号梧川台佐子謚 孝康改謚文忠

領 金尚魯 字景一号霞溪若魯弟 謚翼獻追奪

領 尹東度 字景中

左 李㙫 字厚五号 命熙子

鄭翬良 字士瑞号南崖羽良弟

領 申晩 字汝成思喆子

領 徐志修 字一之命均子

領 金致仁 字公恕 在魯子

左 李昌誼 字聖方

領 申晦 字汝根 晩弟

洪麟漢 字定汝 鳳漢弟 逆死

右 元仁孫 字子靜 景夏子

文衡錄

李縡 字熙卿 号陶庵

李宜顯 見上相臣錄

趙文命 見上相臣錄

李德壽 字聖兆 号西堂 西華 行遠孫 禮判

領 金陽澤 字士舒

領 金尚喆 字士保

左 李溵 字樨浩 周鎭子

右 李思觀 字

李秉常 字汝五 号三山 敀川 廷夔孫 子 澗雀 行外孫 吏判

尹淳 字仲和 号白下 白沙 暄玄孫 吏判

李眞望 字久叔

吳瑗 字伯玉 号月谷 湯谷 斗寅孫 吏叅

李宜德 字聖賴 号一真堂 子

尹鳳朝 字鳴叔 号圃庵 竹齋 仁溪後孫 吏叅

金陽澤 見上相臣錄 三世典文

鄭翬良 見上相臣錄

黃景源 字大卿

李福源 今上相臣 字綏之

抄選錄

朴弼周 字尚輔 号黎湖 汾西 曾孫 逸吏判 謚文簡

尹鳳九 字瑞膺 号屛溪 遂庵門人 逸大憲 ○尹明遇 叅判 飛卿之子 三聘李氏 一日夢一女子自祠堂来語曰吾乃家翁前室也前者繼室待吾兒薄享先无誠故吾殛之今君懿德感享出明生貴子云屛溪監司鳳翥

金元行 字伯春 号雲樓 農岩昌協孫 逸賛善

趙觀彬 字国輔 号悔軒 二憂堂泰采子 敀窮命得一婿 礼判

南有容 字德哉 号雷淵 寄翁 漢紀子 礼判

李鼎輔 字士受 号三洲

鄭□宗 字公華 号

徐命膺 字君受

李徽之 字美卿 今上相臣

韓元震 字德昭 号南塘 信齋 尚敏 後遂庵門人 逸賛善

閔遇洙 字士元 号貞菴村 趾齋 鎭厚子 逸大憲

卆六

宋明欽 字臨可号櫟川同春玄孫逸賛善　沈鍹 字 号知守齋壽賢子孝行賛善以弟鍹廷誅追奪

清白錄

李秉泰 字幼安号 副提學　尹容 字 号 叅判

勳臣錄

輸忠竭誠決幾效力奮武功臣十五人 戊申逆乱討平功

一等

吳命恒 見相臣錄

二等

朴纘新 咸寧君乙亥逆誅

朴文秀 灵城君

李森 咸恩君武兵判

趙文命 見相臣錄

朴弼健 錦陵君蔭叅判

金重萬 彥城君告變

李萬囿 韓原君

三等李遂良 完春君武兵使
金浹 花川君武左尹
李普赫 仁平君
朴東亨 忠原君

廟庭配享錄

金昌集 領相忠獻公見肅宗相臣錄
崔奎瑞 領相忠貞公見景宗相臣錄
金在魯 領相忠靖公見上相臣錄

補遺

李益馝 全城君
趙顯命 見上相臣錄
權喜學 花原君

閔鎭遠 左相文忠公見上相臣錄
趙文命 右相文忠公見上相臣錄